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 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清代詩文集彙編 三九二

空石齋詩文合刻不分卷 汪國撰

一

申鄭軒遺文一卷附經史答問校記一卷 孫志祖撰

一七七

樹經堂詩初集十五卷樹經堂詩續集八卷樹經堂文集四卷 謝啓昆撰

二〇七

留劍山莊初藁二十四卷 石卓槐撰

五一三

道光二年

空石齋詩文合刻

少白山房藏板

空石齋詩文合刻

汪菱湖先生詩文合刻序

余友四明周鏡愍出其外舅菱湖先生之文余既爲之序之而且刻之有年矣今年鏡愍復刻先生之詩而山陰總憲李公爲之序至是則又合先生之詩與文如干篇爲一集而復馳序於余余惟昌黎韓子之文得其塔李漢而大傳如先生者鏡愍有序之而傳之可也且前此之文余既爲之序矣自度論議上下馳騁其評隲處遠不遑漢言之卓犖而可傳繼此卽序至再至三亦無以越乎前所序與近日李公所序之意又從而爲之辭哉且夫序者序所以作之指也婁堅重刻元氏長慶集序曰蓋始於子夏之序詩其後劉向校書每一編成卽有序至左思三都托於皇甫謐序以傳序他人文自謐始或傳之久而文漫漶不可讀有重刻之則人復序之是宜叙所以刻之意可也合刻之文猶重刻之文也不必復序詩文也序所以刻之意可也嗟乎古人之文其散佚失傳者多矣其生也能文章而造物者豐於其才而膏於其遇而其沒也非有一二好學及門之士爲之發其潛而光其幽士之求垂名於後世者其果何所恃也耶於此吾不能無憾于鏡愍之爲先生之意夫以先生之詩若文不患其不傳吾不知先生爲此詩若文之

時其逆知有錢慙傳之否也其逆知有余與李公之序之而相與錢慙傳之否也先生之文其有得於昌黎韓子之文未可知而錢慙之能爲李漢其人則將與先生並傳焉可知也余故樂序先生合刻之詩若文以爲後之能爲李漢其人者勸抑余又有進焉余之得交於錢慙也以朱君雨田因雨田而及錢慙因錢慙而及先生之文之詩又以知古今人文之相感亘千百年而不絕至於愈傳而愈廣則夫天下後世之能爲李漢其人者當不獨一周錢慙也卽又安得天下如先生之文之詩者而一一爲之序之而傳之哉可慨也夫

二

道光元年歲在昭陽大芒落展重陽日比平安虛白氏書於羊城官舍

空石齋詩文合刻叙

自古抱道積德之士類皆立言不朽言蓋心之聲也見之詩文苟無關於世道人心之大烏在其可傳又烏在其能傳而不朽也哉夫文如六經詩如六義尙已漢唐以下代有作者如司馬班范之文無非根柢六經李杜韓蘇之詩無非根柢六義雖言以人殊要其發爲詩若文皆有闢世道人心而爲奕乎千載雖然言可傳而不得其人以傳之猶不傳也得其人而傳之而不得其人善以傳之亦傳而不能不朽也四明汪芟湖先生鄧之聞人也至今都人士尙稱道勿衰余以得見其著作爲

一

幸宦遊來粵獲與鄧之周錢慙交聆其語言議論大有薪傳及公餘過談見座上空石齋文集并詩牘一卷取而讀之卽芟湖先生遺稿其文體大思精其詩性真情摯無非根柢經義出入漢晉唐宋諸儒而神其變化者甚有功於世道人心之大之必可傳也錢慙曰芟湖固吾師亦吾外舅此稿藏之行篋久矣歲在丁卯文已付梓其殘詩數百欲附刻文後而未果今吾老矣將卒其事以畢吾志因問叙於余余思古人學業非口授其門人則不確非子孫之世守則易忘錢慙之於先生分別有師道情則有子道守其所授合刻以垂不朽甚善享

也讀先生送錢愍遊粵詩云倘復登臨罷時時念老夫
是先生已知錢愍之能傳其業矣讀錢愍刻空石齋文
集詩才堪濟世官偏冷文到驚人死亦榮之句是錢愍
見先生之業之不可不傳而引爲已任矣故余不多先
生之詩文可傳而多先生得錢愍以傳之也不多先生
得錢愍以傳之而多先生得錢愍之善以傳之也至先
生爲人出處與詩文所造之境已詳鐵橋虛白芝房諸
公序傳中不復贅特叙其有功世道人心之大錢愍合
刻之善以見先生立言不朽云爾

固始後學田文燾幔亭氏謹叙

二

汪楚湖先生小傳

先生名國字幼真號楚湖浙東鄞人也系出新安唐越
國公母羅夫人夢鷹集懷而生甫學語識幼真國三字
故以爲名父古愚公曰此子可卜國器更字曰器卜先
生資性絕人一覽無遺經史百家皆成誦尤精官制兵
制歷朝沿革增損縷舉不失毫髮詩古文出入漢唐而
醇厚溫情韻獨絕制義則喜靈泉安溪九歲屬文洋
洋萬言未冠補弟子員才思捷敏下筆立就試棘闈同
舍生環簷下先生隨求隨應沾丐者往往捷去亦不問
其爲誰也登丁酉鄉榜計偕入都四方名士水趨鱗集
如貴人之門於是楚湖先生之名動天下甲辰赴禮部
試編脩馮魚山先生得其文大喜曰此闈中第一卷也
力薦掄元轉致不售憤懣至於嘔血寄先生書畧云子
文品不在荆川下擯落而歸吾爲伏枕者累日歎其才
不偶命且有悔其固也先生深感知己前後上書歷道
所學及身世坎壈讀者爲之感涕丁未復試禮部或欲
爲先容先生曰苟爲此身敗名裂矣一第何爲又下第
先生歸而歎曰人言不到都中不知天下之大我言不
到都中不知天下之小也然雅懷虛冲雖負販不敢失
禮鄞俗秋冬交訪士人賢否爲明年子弟師有質諸先

生者多力贊許或問之曰鄉人以吾言爲重何惜齒牙
爲寒士終歲資其居心仁厚又如此先是古愚公以名
諸生教授里中有譽兒癖每道先生所長津津不置鄣
人戲呼爲汪贊子其課徒於戴氏也先生年十餘攜與
俱會病歿戴故賢主人知先生無他業旋推爲師年長
者咸執弟子禮而先生則以友朋處之士林傳爲美談
云先生貌雄偉目短視口能容拳聲清而遠與客對語
江樓舟過樓下聲聞噉噉如雲中鶴雀咸知汪先生在
其上也家貧無一日之儲拮据奉母而性疎曠得錢輒
盡每引壺傾觴高吟古屋不知貧窶爲何事嘗曰人生

二

可樂者三飽讀書史上下千古悉在吾腹中次飲醇酒
近婦人耳尋授上虞縣教諭半月遽卒至今人猶惜之
有空石齋文集殘詩數百篇塢周鼎刻於嶺南

己巳秋嶺南後學邵詠謹撰

巢南老人葉酉評

文集

空石齋文集

目錄

詩河廣論

姜嫄論

春秋論上

春秋論下

晉文公復國論

灌嬰論

晁錯論

蕭望之論

陳太邱論

李勣論

裴度論

宋高宗論

岳飛論

廣廣絕交論

禹薦益辯

周公攝政辯

書志林論武王後

方望贊

書長孫無忌傳

讀周世宗本紀

書方孝孺傳

明刑科都給事中貞齋毛公家傳

明戶部郎毛先生象來家傳

菊潭王翁家傳

外祖孝子羅公家傳

先姊章節孝婦傳

陳節婦家傳

洪節婦傳

鄧西林翁家傳

賀季真祠堂記

睢陽廟張公子祀記

費君廟記

南臺東浙會館記

觀音寺重建大殿碑記

重修天壽寺碑記

復齋記

息園後記

潘氏小宗祠記

竹窓把卷圖記

龍鬚眉鳥圖記

叟石記

養素樓記

留餘堂記

古香書屋記

蕉隱軒記

虹橋偶漁記

清聽軒記

砥之軒記

三

浦曙堂記

林氏始遷祖某公畫像贊

上房師合浦馮太史書

再上馮魚山夫子書

與馮生寅秩論張魏公書

答周煮石論文書

陳鳧巖哀詞

陳樟溪哀詞

海日樓詩集序

周天中詩集序

原上草詩詞序

孔踪兮遺集序

言志堂詩集序

劍氣集序

汪氏宗譜後序

戴氏四世遺像圖序

後塘鮑氏家譜序

送日者李光華還閩中序

送盧子鳳侶之丹陽幕序

五倫圖序

四

送戴椽攷職序

陳嶧山制義序

半湖堂介壽詩序

送門人陳鴻漸赴京謁選序

壽周青峒先生七十初度序

壽李鶴沙六十序

壽管翁八十序

壽周剩圃五十序

贈畢春塘四十序

贈周笏山五十序

節孝柴母壽臨序

壽莪亭六十序

贈朱東墅五十序

陳瀛峯尊人六十序

舒君惟耀六十序

贈醫者王用賓壽序

壽種菊者林翁序

代張忍齋壽姑丈陳翁文

題壽周煮石內子畫幀

張村陳公廟享神文

五

代姜白巖門人祭其師文

畫牡丹說爲香山上人作

駝奚說

定軒說

遜菴居士說

周孝子刲股說

題荷淨納涼畫卷

書采菊山人遺事

題鄭母張孺人節孝卷

記斗門陳氏先世遺事

募建法華菴山門疏引
睢陽廟募捐疏

六

空石齋文集

鄞縣汪國荃湖著

山陰馬培藩松屏閣

同邑受業 包開詩 婿周鼎
畢 匡子 述戒 校字

詩河廣論

先王之法所以處人倫常變而不失其正者由思爲之紀義爲之斷而使人得全夫天性之用常則有其經而變則有其權也吾讀詩之河廣竊以爲先王立法不宜如此之苛孔氏刪詩而存此篇者其意蓋別有在也夫

子之於父天性也其於母亦天性也固不得置厚薄於其間而思以義掩則有時伸父而屈母厭降私親正以上嚴祖考此母出廟絕之文所以爲古今之通義也而特不可據以論此詩者何也夫夫人之恩宋者情也而其不可往者義也夫人可謂守禮達義之婦人矣然吾特不知其出也何自而出乎以爲得罪於桓公與則未聞守禮達義之婦人而得罪於其夫者若桓公自以色選愛升之故替其正嫡則在夫人爲非辜而在桓公猶之乎亂命也從其治而不從其亂古人有行之者矣嗚呼襄公之幼也既不克先事幾諫論親於道及其長而

二

立也又不能及時迎養以幹父之蠱此其負罪引慝宜何如者而尚區區常禮之是問乎且夫人之與申后皆以無罪而遭廢黜白華河廣之作聖人皆哀其志而錄其詞然當宜自正位之年則申后仍從祔廟之制何獨於夫人謂其一出而不可以復反哉况夫禮之有出妻也有不得已而行之者矣檀弓之言未足以爲訓也如其所言是孔氏二世而出妻也聖人刑于之化不應有婦之可出而止慈之父豈忍令其所生之失恃庶士如此而有國可知然則夫人雖有見替之事而不及當出之條襄公固不得曲遂其父之非而不以爲母也明矣或曰如此則夫子何以錄河廣乎曰錄此詩者嘉夫人之守禮而并以著宋襄之不子也其詩曰誰謂河廣曾不容乃誰謂宋遠曾不崇朝言其甚近而易卽也夫人不忘故國之哀思而襄公曾無一介之通問以是謂其天性之己薄矣夫子方以之而責其寡恩讀者顧以是而謂其合義也嗚呼古今常變之事非得聖人經權之用者不能知也光武之祀高祖也黜呂氏而升薄后此變而得其正矣武氏得罪唐室而配食之典終唐世而不敢異議則當時君臣守常之過也夫守常而不達變小不足以處一家之人倫而大不足以持天下萬世

之典禮故夫學詩者亦將有以深觀夫聖人之旨也

聖人存詩之旨待此而明筆力局陣亦復峭拔謹嚴
允推作手

三

姜嫄論

上古神靈首出之人其受形稟氣類有非常理所可求
者後世傳其事遽以爲荒誕不經而不知其不經之有
自來也生民之詩謂姜嫄履巨人跡而生棄元鳥之詩
謂簡狄吞燕卵而生契其說甚怪老泉蘇氏則据毛傳
而駁鄭箋以乳鳥爲祀郊禘之候履帝武爲從高辛之
行持論甚正較勝諸家之說矣然嘗取經文而反覆求
之竊以爲毛傳之言未足盡据而鄭氏之說亦未可厚
非也夫以稷契爲帝堯之兄者以其年攷之不合先儒
已辨其爲誣則姜嫄簡狄之爲譽二妃固附會而不足

四

信者也克禋克祀而弗無子幸有子矣而顧弗之子陸
巷平林寒冰多方置之而必欲其死譽誠何心乎後世
宮禁不嚴中冓之言容有難明者若子文生而棄之於
夢澤者是也曾帝嚳之世而亦以此相疑哉鄭莊之寤
生也以其艱於生而惡之弗圻弗副而無菑害不以爲
祥而反孽之此何理耶元鳥之享高禘猶之生民之禋
祀也而曰天命曰降生則似於穆之中實有一物以與
之者亦不得以區區祠祭之常禮當之矣然則二詩其
皆誣乎曰非然也二詩之言帝言天一也則二聖人之
生天生之也姜嫄蓋處室而未字之人以其無辟合之

親而似有人道之感故於其生也不敢養而棄之焉有
帝嚳元妃之理乎此詩終篇所述皆言祀事力穡以奉
祀事則子職脩而生民之道立矣以禋祀爲祈子而訓
弗爲祓此註家之曲說也周之生民實初於姜嫄故推
本言之後世先妣之享遂列之於先祖之上而不復所
謂自出之帝焉神嚳之文出祭法蓋不足信蓋亦自知其靈異所生
而不敢別爲扳援以益之耳易之過妣遇祖詩之似續
妣祖是皆以妣先祖以其無所偶特立此尊稱而莫之
麗明其非嚳配也不然則闕宮之廟止祀姜嫄周家一
代尊崇之典不始於知母而不知父哉簡狄之事近於

五

姜嫄行浴而出野誣之甚者而要其非帝嚳之妃則可
推見而知也然則無人道之感而生子古有之乎曰上
古之神與人邇中古之後神與人遠書曰乃命重黎
絕地天通明夫重黎未命之先地與天有時而通也以
其有時而通故得以精氣下而相接而神靈首出之人
天將命之以開天明道則其形氣所稟受容有出於尋
常化育外者亦其事之偶然而理之不可究詰者也北
魏世紀稱詰汾皇帝無婦家力微皇帝無母家九州之
大萬世之遙何所不有而必盡疑其僞乎國語言周穆
王之生也丹朱馮之夫巨跡與燕卵則亦神之所馮而

已矣吾故曰毛傳之言未足盡據而鄭氏之說未可以
厚非也

思如抽繭詞若翻瀾雖遶韓之肆坡之雄然已近之
矣

六

春秋論上

六經之用莫嚴於春秋而六經之旨莫深於春秋春秋之作聖人所以撥亂世而反之正者也撥亂反正莫先於定伯主之功罪而著弑逆者之實跡孔子生於魯而居於魯則於國事之有不能盡其實者故爲隱約其文以待觀者之自悟雖然隱之可也因是而沒其實焉則不可也約舉之可也若從而更爲之詞則尤不可也蓋吾觀於隱公之薨以及于般之卒竊不能無疑於孔子之作也夫以是爲內惡不書乎則春秋明王道而法行有近始必先治內而後可以治外也以是爲尊親當諱

七

乎則弑逆大故人心之所同憤臣子於此方哀痛慘怛之不暇而故拘牽文法使隱公之非命既等於莊僖之考終子般之被賊亦同於子野之毀卒而世且忘其不共之深仇又烏在其爲尊親地耶或曰夫子蓋避禍然耳夫禍非聖人之所避也且爲當時後世而作則尤不得以顧禍言也使夫子而不作春秋則固可以無禍旣作之矣而乃遷就其詞以務合乎當時之意則其爲奸雄計孰便於此固不若不作之爲愈矣而董狐之書法不隱又何以稱也夫此皆按之義類而不可通者後世徒以其出於孔氏而不敢議嗚呼六經天下萬世之書

而非孔氏一人之書也以天下萬世之理而待天下萬世之人則春秋之作聖人固不禁夫人之疑之也惟疑之而後可以信其是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夫孔子而顧畏人之見罪哉誠以其爲天子之事一旦擅之於匹夫而進退予奪間乃實有不能使人釋然而無疑者則欲以禁亂賊而其爲亂賊也滋甚此則聖人之所懼也且夫人心是非之正雖聖人有所不能奪而古今名義之所在卽愚者亦未始無所見則當時弑逆之變聖人未嘗顯揭之而後世可起而議之者信乎其爲天下萬世之公而知我與罪我聖人

八

直一任之而無有所與者也然則聖人之意其卒不可得見乎日日之與月相爲代明者也日沒於西方則月見於東方矣賢人之代聖言猶月之代日光也孔子之作春秋也以其中多微文隱義懼後世之不能察知也故授魯君子邱明使爲之傳以發之今觀隱與子般之薨卒傳皆明著其事而一無所隱推之於他國盡然然後知聖人之於經其有所不得盡者固其有所不必盡者在也夫傳之輔經猶月之輔日也有月以輔日而其明也始可以不息易曰巽以行權春秋之作其精於用權也夫

有膽有識筆力亦足達其所欲言此老泉得意之作

九

春秋論下

春秋之旨得左氏而明然春秋之義亦或因左氏而晦夫其所以晦之者例爲之也而吾以爲春秋無例例何昉乎其自周公而來已有者也國之有朝聘會盟婚祭喪葬以及軍旅征伐此書之而各有其例者也至於春秋之事變旣多則其當書者日益廣而其例日益繁於是正例不足求之於變例變例不足則推之於非例例日滋章而義日滋晦大都據書法以定褒貶耳書之如此是褒之也書之如彼是貶之也兢兢焉持一褒貶之說以求合於其所言之例而不知春秋有筆削而無

十

褒貶何則孔子爲亂臣賊子而作春秋則書法之大者莫過於定亂賊之罪而急正其主名今觀其例則有不盡然者矣稱君君無道也稱人以弑罪及民也此左氏之所以謂例也嗚呼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吾則以謂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不懼何也君臣之間不可以曲直言也君雖無道猶是君也今弑君而無名則弑君而可以無罪也且人卽亂賊未有不顧其名者今見有弑君者而不得其主名之所在則何憚於弑君而君先無以自解於首惡之名則又何忌乎其爲君是教之篡也夫豈聖人之例乎非聖人之例而得據以爲斷

乎然則弑君之書人何也曰仍魯史之舊也蓋亂賊之弑君其植黨者多而人爲之諱每於赴告之際有深匿其名而姑借微末之人以相當者如司馬昭之弑高貴鄉公而歸獄於成濟者是也魯史蓋心疑之而異國之事無從質其然否則第因乎人衆之稱而已耳人之者疑之也疑之以待後時之審定也而豈如左氏之所言乎且夫人與非人之間聖人有何容心哉名而名之則亦人而人之耳推之字族亦猶是也仲孫之來盟不必善季孫之來歸不必貴稱族而非必尊君舍族而非必尊夫人筆削之所存而非褒貶之所在則亦因乎其舊

上

而已信乎春秋之無成例也嗚呼繼春秋而作者莫過於朱子綱目矣綱目之得繼春秋以其謹書法而嚴於褒貶也然而綱目之失正自其書法之褒貶春秋之書也美惡不嫌同詞而繁簡惟其所適蓋無例之中而定例存焉又何必規規焉一二字之褒貶爲哉然則使孔子而作綱目魏人之伐蜀亦不必以人寇書也以其非褒貶之所在也夫褒貶不足以定功罪而萬世之功罪亦不盡於一人之褒貶則夫據事直書而得失自見後之作史者其惟司馬氏之通鑑爲足法歟

千載以來誰敢開此大口作者侃侃而譚絕不作一

圖圖語真不厭百回讀也

主

晉文公復國論

五伯桓文並稱而文公之謫不及桓公之正至其得國則桓公之逆又不如文公之順吾竊以爲寧爲桓而不爲文若文公者假仁義之名以坐失事機日暮途窮卒至倒行而逆施者也夫文公之於夷吾以齒則長以德則賢申生已死二子見殺則宜得國者非文公而誰此固不可以謙讓爲也秦穆之使人來言曰亡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蓋有見於名分之甚正事機之不可失也吾意爲子犯者當如宋昌之勸駕漢文急赴國難而徐定大位以安國爲仁以嗣親爲孝則夷吾焉得取哉而

三

日親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天下其孰能說之噫嘻斯言也是豈出於其心之誠然者哉其意以爲將欲取之必姑予之內以樹臣民之望而外以結敵國之心是卽後日取威定伯之深謀而不料夷吾之伺其間而奪之也至此而欲迂其道以深取國之計而顧不免於骨肉之慘辱與夫左右反側之交警是乃欲寧之而反擾之欲易之而反險之與其逆而取之於其後固不若順而取之於其先矣且以公之欲復國而不得也其間經歷數邦身履危難者數矣幸而惠懷無謀襲翟諸役僅命私人使公得投閒蹈瑕借資以復入耳不然或割地以

相邀或重幣以相購如齊桓之使魯殺子糾者公其又將何以自免然則謂文公之辭國正深於得國者此事後之論不足以盡當日之情事也吾觀文公之辭復國猶唐秦王之辭爲太子也當高祖之欲立秦王也涕泣固辭其後元武門之變卒於推从同氣震驚宸極則不若前此受之之爲愈矣夫其流涕而固辭也非出於心之誠然也是師晉文之故智也唐家一代之業賴之太宗其當嗣位而爲太子昭昭然無可疑者而何以讓爲哉讓則爲晉文不讓則爲明皇明皇之待宰薛其賢於文公之惠懷與太宗之建成元吉遠矣則太宗亦以譎

古

而失之者也夫國家嗣統之事惟正可以行之耳不得已而出於非正則與其爲晉文不如爲齊桓與其爲太宗不如爲明皇也哉

引唐太宗及明皇作比儼恰合晉文當日情事斯爲不廢議論